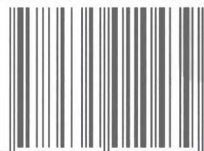




ISBN 978-7-5650-1043-9



9 787565 010439 >

定价：68.00 元

春去春会来

王 林 著

合肥工业大学 出版社

我与春天有个约定（代序）

开始为此集做案头准备的时候，温热的阳光洒满我的窗口。楼前河边的杨柳，轻舞着袅娜的身姿；小桥上移动的花伞，恰似一朵朵盛开的莲。又一个春天的色彩叫我怦然心动。索性推开窗棂，一股清雅的香风悠悠飘入，我便扯开了一帘思绪。

遥想当年，青丝缕缕，满怀激越。那是一个阳春的正午，天空回响着惊蛰的雷声。一个20多岁的小伙，怀揣一纸录取通知书，背着背包，肩着步枪，顺着蜿蜒的山路，步入大别山中的一座军校速成班。鲜艳的红领章映红了他的脸，可谓满面春风。

次年油菜花金黄的时候，一名见习排长正式转正。小荷才露尖尖角。从此，理想的风帆在人生的航船上高高飞扬。

十年后，船儿继续驶向广阔海域，在淝河之滨坞保补给，又起锚，正是早春二月。二月春风似剪刀，他接受了新的挑选。自此，这个小伙经受了又一个又一个更大的考验。

显然，这个小伙是我。

又一个十年过去，已成老小伙的我，当上了“大副”，继而“船长”，毅然从淮河掉转船头，一路南下，突破长江天险，直插云岭脚下，加盟这片红色的土地。正值梅花傲放，白雪皑皑，却是万物复苏，万象将新。

在逼近半百，双鬓花白的时候，终于停泊靠岸，解下身穿三十载的绿色军衣，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人家为我写了一篇《春天里的告别》，言真意切。

回首走过的路，我所经历的许多重大转换，都是发生在春天里的故事。

古往今来，春天，有着数也数不完的赞歌，而我对春天更有着特别情愫。

我与她，有着同频共振的驿动，所以我不断谱写春天的歌谣——

让它，袅绕于青青的枝头，葱葱的山岭，淙淙的溪流，飘荡于希望的田野，飞进辛辛苦作者的心窝。

让它，伴着青春圆舞曲，伴着每一张鲜活的笑脸，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让它，翱翔于朵朵白云、蓝蓝大海、雪山草原和广寂的沙漠，为每个攀登者、远行者献上真诚的祝福。

其实，也为自己祝福。我还在旅途，寻寻觅觅，希望找到一条通往春天的路。

一年之后，挥别繁华的省城，向着江南一路走来，又是一个杏花春雨的时节。

那次踏着氤氲之下蠢蠢欲动的泥土，独行于宛溪河岸，蓦然惊现高低粗细的枝头有了跃跃欲试的新绿。这里的春天总是来得更早一些。目光环顾这些嫩芽儿，脑中竟闪现出王维《终南别业》里的句子：“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份情景实在有化机之妙，宛如一幅天然的山水画。这位本家好不悠闲自得哟。然而，我不悠闲，也不自得，只是一种不变的情怀，有了寄托。

心有千千结。谁都向往大都市的生活，而那里的空气是不是对于每个人都合适？我不愿做一颗无根的浮萍，我要攥住一根精神的钢丝，才不会随风飘移或零落。我依然按捺不住翩翩活力，我要重拾青春的绿色。

回归皖南，加入了山城上下班的潮流。从此，与诗山融为一体。我要在一级级通往峰巅的台阶，继续攀登。不是为了迸发什么诗意，只是希望契合这座李白不厌之山的意境，体悟那份澄澈，那份空灵。

喧嚣之上，无欲则刚。红尘之中，岁月静好。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细细品尝自然与诗意结合的妙味，给心灵一个栖地。

不知不觉已经步入人生的秋季，而我似乎从未远离春天。我依然在心里的春季起落翻滚，我依然高奏春曲，继续着我的清途苦旅。笃信，文学的沙场可以尽情驰骋。

时光流逝，青春无悔。人生就是一首歌，总是由高音、低音和休止符，构成了一部悠扬动听的完整旋律。而最强劲的歌儿，是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我始终走在春风里，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徜徉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之间，边走边读边咏。

抚摸几千年的灿烂文明，感受历史的体温，好生感动。我不能只做一个匆匆过客，我要续写绚丽的篇章。最起码，不负初衷，埋头拉车，尽到

目 录

我与春天有个约定（代序）	(001)
--------------------	-------

日 月 篇

在那高高的山冈上	(003)
教我如何不想她	(015)
兵团之柳	(022)
石榴满坡	(027)
心曲，在天路飞扬	(036)
天堂里最美的声音	(045)
大青山下琵琶吟	(047)

山 水 篇

霓虹，点亮山海间	(055)
走过黄土高坡	(061)
陪你去看海	(066)
桃花恋曲	(071)
初到拉萨	(076)
疆行散记	(078)
走进格根塔拉	(088)

韵律篇

嫦娥礼赞	(099)
栾树之歌	
——献给中国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栾恩杰	(102)
圣火之光	
——奥运火炬绩溪传递遐思	(103)
拜东流山	(105)
李花颂	(108)
民族脊梁	(109)
杭城谣	(110)
敬亭春曲	(112)
昭亭新姿即咏	(116)
特警女儿颂	(118)
早春行	
——为本命年而记	(123)
呵护春天	
——写给宣城特警成立一周年	(125)
战上海	(127)
登城楼	(128)
到长城	(129)
拜韶山	(130)
会南昌	(131)
读庐山	(132)
穿雾都	(134)
渡黄河	(135)
听赛湖	(136)
阅西安	(137)
过锦州	(138)
遇铁岭	(139)
醉水洞	(140)

握丹东	(141)
去大连	(142)
念将军	(143)
练三九	(144)
陪采访	(145)
当自律	(146)
换新装	(147)
唱女兵	(149)
谢香茗	(151)
惜芳草	(152)
爱江南	(153)

读 悟 篇

秀一把文学	(159)
南淝河断想	(163)
我读《虞爱华只言片语》	(166)
雨思	(171)
朝霞如火 ——写在“欢乐中国行·魅力宣城”大型综艺晚会之后	(173)
大红灯笼照亮乔家院	(177)
友谊之花常开 ——祝贺《军旅拓展》出版	(180)
初识王丽萍 ——从电视剧《岁月如歌》说开去	(183)
从《赏石》读邓伟	(188)
雪	(191)
台前幕后	(194)
风流雅士	(196)
角色	(198)
游园	(201)
说字解诗	(203)

人物	(321)
写在“杂谈”之后	(326)

情 愫 篇

敬礼，中国	(331)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335)
牵手	(344)
韶华依然（小说）	(346)
云	(358)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362)
故乡念想	(366)
弯弯的山路弯弯的河	(385)
青春万岁	(391)
特殊的一课	(394)
老兵，一路走来	(399)
寻常的日子	(403)

玫 瑰 篇

春天里的告别	李 菡 (414)
这一本大书	
——我读《亲亲大地》	子 炎 (416)
敬亭山下宜君居	邓 伟 (419)
劲风悠悠（外一篇）	
——读王林《故乡的风》	王盛怀 (421)
我读《亲亲大地》	汪润泽 (429)
我的老政委	吴承尧 (432)
我的笔名叫岂平（代后记）	(434)

在那高高的山冈上

隆隆的雷声在天空沉闷地回旋，暴雨一阵紧似一阵，翻江倒海一般。整个山脉笼罩在滚滚的烟云之下。不知鸟儿躲到哪里去了？不知野兽躲到哪里去了？也不知游人躲到哪里去了。而我寻寻觅觅，终于来到这里——广州白云山。

2012年4月20日上午11时许，面对矗立在绿树丛中一尊松风石，我戴上早已备好的白花，以军人标准的立正姿势，肃然而立，低首默哀三分钟，又每每折腰90度，深情献上三鞠躬，并缓缓向前，抚摸着巨石上以黄色作底，以隶书繁体镌刻的“陶铸（1908—1969）”、“曾志（1911—1998）”的红色字样，眼睛湿润，心绪难平。

—

到岭南，是我的久久追寻。只为了几十年来一直萦绕于心的一个梦，拜谒陶铸及其夫人曾志的墓园。安息于白云山的这对革命先辈，与我非亲非故，但与中国的一段特殊历史紧密关联。

有幸读过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含泪写了一些读书笔记。

收集过陶铸被遣送合肥的43天里，特别是病房里的一点点信息。谁能体验他的心情？病魔的折磨，远不及来自人妖在其背后捅刀带来的伤害。

临终前最需要的是家人，可家人沦落何处？不准亲属探视，不准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家人之间的通信权力都被生生剥夺，连真实姓名也严禁外露，只给了一个假名及囚徒一样的编号。

面对突如其来、莫名其妙、横遭迫害的遭遇，没人知道他是否流泪？我想，应该有泪，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的乱局而忧心，而是为了一份对家人放不下的牵挂。可泪水只能无声地流往心里，这是怎样的滋味？他唯一能够做的，只能是下意识地在一声长叹之中，向灰土墙奋力一击，无意中留下一个清晰的手掌印，用尽了毕生的气力。仅仅是掌印吗？分明是热血在沸腾，是信念在升华。这是愤懑和呐喊，是不屈不挠的宣言，是给

肆意践踏党章宪法的奸佞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多少年之后，这个手掌印竟奇迹般地被人拓下来，制成印模，印在了松风石上。

泪为谁流？血为谁淌？为了伸张正义，为了彻底戳穿阴谋家的骗局，为了等待历史的公正评判。这是极其悲壮的，然而这种不可预知的牺牲又是极其痛心的，比遭到战场上敌人的枪弹和刺刀的杀戮，要痛心得多。

一个问鼎高端的人，一个饱读史书的人，一个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人，甚至被软禁的时候还在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还不断地给女儿讲直节忠臣的故事。可难道不懂得历史上那些取义守节者很少不惨遭厄运的吗？他，不会不懂。但是，依然一身正气，勇于对党和国家负责。人身攻击，肉体折磨，亲情隔绝，精神摧残，都不能摧毁他的意志。这岂止是威武不屈呢？分明是钢铁巨人，是照亮人间的心灵之火，是一把刺向权贵的钢刀利剑！

打开记忆的闸门，便能找到源头。对他们一家的最早接触，源于中学语文教材里的一篇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是陶斯亮写给爸爸陶铸的，字字血，声声泪，撕心裂肺，不仅仅道出了她的心声，也代表了沉默的民心，实际上反映了全社会的良知和呼唤。老师讲解课文时饱含深情，我们读得潸然泪下。那份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时属“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成为当时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及众多家庭和作者一样心灵共振。也正是在这一潮流的激荡之下，我的父亲蒙受了 20 年的屈辱，于 1978 年底得到平反，恢复了公职。所以我对这封信及其作者身心灼痛，有着一份特殊的解读。

后来我入伍提干，几年后便幸运地调入驻合肥部队，每当路过那所医院时，总会不知不觉地想起这里的一间病房里，曾经发生的悲壮的一幕，由此对陶铸的一份特别的敬仰之情，像种子一样在内心发芽变大。在当时党和国家蒙受严重灾难，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特殊时期，保持独有的骨气，谈何容易？

我关注着有关陶铸曾志的舆情消息。恰好于 2004 年在武警某高校进修的时候，从图书馆得到了有关胡风、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实录的系列书传。特别是不经意间发现了曾志的那部回忆录式的鸿篇巨制，如获至宝，一口气读完，崇敬之情愈发与日俱增，跃跃欲试的心情总是按捺不住。何时能赴南方，实地凭吊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了我越来越强烈的心愿。

历史的车轮驶入了2012年的春天，我也过了半百之年。脱下了军装之后，自我支配的时间相对多了一些。不能再等了，我终于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我的手机里保留着一段曾经由部属帮我查询的陶铸、曾志墓园位置的文字：“从资料上只查到在白云山能仁寺后山。如果您在广州东站下了火车，就近乘坐公交车，到梅花园下，从梅花园广场对面那条道直走，就可以从该处的门岗徒步进入白云山了”。我按这条路线行进。

二

抵近山门，几近傍晚时分。空中云雾交织，暮色沉沉，相间的路灯若隐若现，不明不暗，顺着路向上延伸。我拾级而上，边走边向路人打听，陶铸的墓在哪里？申明是“文革”时被陷害的一位中央领导。先后的几位，有的显出茫然，有的说不清，最后幸遇一老者点拨：“往前走下去，一个小时路程，就到桃花涧了，那里有一片桃树”。我点头称谢，心想还是老人阅历丰富，便昂首挺胸，一路向前。

风开始发威，呼呼地吹得山林纷纷发抖，豆大的雨珠劈头盖脸地砸下，我赶紧撑开伞，双脚则泡在水中，湿湿的裤脚裹紧小腿，增加了举步的阻力。而我内心怦怦地激动，带着距离目标越来越近的迫切感，迈开大步。长长的道，被甩在身后，几座山头，被甩在身后，“桃花涧”终于显现眼前，转了几圈，感觉不对，赶紧调整思路。循着一条唯一岔道，往左探去，拐上了一座规模不大的桥，伫立以观，竟然是民国二十年元月建成，名曰“康宁桥”。桥下水流湍急，桥侧青竹挺拔，桥端浓荫如墨。看来，“康宁”之愿，是历代人的共同祈盼。而为了这个祈盼，又要付出多少仁人志士的艰辛探索和奋斗牺牲？

一条柏油路，把我引向谷底深处，向右往上又折向一处彩灯璀璨、音乐袅绕的别墅山庄。凉亭下，我歇个脚，喝一口自备的白开水；主动与其他客人套近乎，希望得到确切的指点。也许是我脚上的解放鞋和手里的老式军用水壶，有碍观瞻，一些进进出出的看样子很有派头的男女，对我的搭讪不知是听不懂还是不屑。我便怀疑自己寻找的方向，至少不应该在此处寻找。打开旅游图册，辨别能仁寺的位置，才发现相距遥遥，再细细琢磨，白云山景区28平方公里，我所在的是北部。这让我惊叹自己的错误。那位老人是不是把陶铸听成了桃树？我只能这样猜测。

夜色降临，黑压压的山脉愈显森严，我也愈显孤立，幸好还有最后一班游览观光车路过，招手拦下，结果车上乘客只我一人。下达山脚，竟是

西门，让我又一阵诧异。我以为是回到了东部入口，离市区近一些，便于投宿。现在只能将错就错了。在一个公交车终点站所在的小镇，休憩，盘算下一步如何安排？已经购买了明天 11:15 的返程火车票，每天仅有这班车发往安徽省会。我给自己打气，只要天气好，抓紧一点，哪怕是到墓园看望一眼即走。

然而，次日黎明，一阵急风骤雨扑打着窗棂，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怎么办？赶紧洗漱，匆匆下楼，草草用餐，慌慌地又买一把宽大的雨伞，急急地在路边等车。等了一个小时，竟不见我所要乘坐的公交车的影子。我想，打的肯定快一些，希望早一点赶赴目的地。由于能见度低，车速有限，约 40 分钟抵达南门，我跌跌撞撞地冲出车门，换乘了一辆观光车，直奔能仁寺。寺门口一位女售票员说，后山很远，像这样的天气，没有两个小时到不了。我粗略计算一下时间，要想赶上今天的返程火车是不可能了。但无论如何，这一趟绝不能无果而终，再远也要找到，即使跑遍每一座山头，即使再耽误一天两天。

试探着向左沿着一条小路攀爬而上，拐了几道弯，呈现眼前的竟是大雄宝殿，侧墙四个字“无尘境界”让我静观揣摩，特别是观音殿旁的一段墙面上“德被苍生”几个字，更叫我凝思良久。寺院三面环山，院内古木参天，房舍的结构呈两横一纵式。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发现每座大堂都灯火通明，却并无袅袅香火，也未看到朝拜者，仅见前殿有尼姑在祷告。她们一遍又一遍唱着经歌，转而念着经文。我有些逡巡，愣在那里足有半个时辰，很想问一下路，竟然根本插不上嘴。我只能观察着地形地物，判断着方位，从一个根本不显眼的豁口，摸索着向上攀行。

台阶笔陡，逶迤漫长。密布的云雾似乎凝固在山谷，宛如厚厚的冰雕，轻轻冒着冷气。忽闪的电云环绕山尖，特别刺眼。一声接一声的炸雷爆裂一般，像要把松柏、山石生生劈开。刹那间，山体震颤，少有的刺耳声加上又一道电光袭来，我一个趔趄，摔倒在路边，本能地攥紧雨伞，幸亏雨伞斜着挂住了树枝和草丛，阻止了我的下滑。几根伞骨折断，我的两只膝盖渗出了鲜血，半身沾满了泥浆和杂草。慢慢挪着身子爬了起来，很有些不堪。索性坐到台阶上，把衣服脱下，利用雨水搓一下，搓掉泥巴和血迹。这才体会到南方的四月，虽暖也寒。“继续”，我给自己鼓劲，并以伞把做拐杖，一杖一步，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着我的步履。

如同腾云驾雾，雨水和雾气一阵阵打在脸上，早已昏花的老眼愈加模糊糊，我不停地眨着，不停地擦着，不停地摇晃着脑袋甩着雨珠。不知道究竟爬了多少级台阶，穿过了多少片荆棘杂林？雨水和汗水交汇，我不

得不张大嘴巴，直喘粗气。“千尺嶺”一过，又是一片荆棘，再往前一点，一座小小的“晚望小卖部”很闲适地发着明亮而柔和的灯光。由此得到证实，大方向没错。店主人告诉我：不算远，大约半小时路程，你可以一直往“碑林”方向。为了吸取昨天的教训，防止张冠李戴，我请求她讲一下陶铸墓所在的确切地址，她很省事地说“往前有一个派出所，你到那里问”。

继续攀登，竟然踏上了一座挺有规模的山顶广场，叫“白云晚望”，除了观光台，更有“晚望亭”翘然屹立，亭阁正门的两根台柱上赫然题写着一副对联，“纵览长云真觉夕阳无限好，迟瞻高树始知倦鸟有余情”，翠绿色的笔迹，苍劲而温润，风雨中依然熠熠生辉，描述的显然是一幅浩瀚的晚景图。

倚栏远眺，鸟瞰白云山，烟波浩渺，天地相接。试想，须晴日，看羊城夜色，看珠江渔火，看漫山如黛，看游人如织，应是夕阳红遍，万家灯火，五彩缤纷。好一个浮想联翩，好一个意外收获。这里是青春男女的乐园，是修身养性的栖地，更是修成正果的贤达圣人，别离凡尘之后难得的绝佳归处。

一边品味着古人高言，一边小心地步下台阶。果然，在“鸣春谷”的对面，一处蓝底白字的派出所字牌，映入眼帘。我像遇到了知音，直入其中，三位民警由愕然转为热情。一位警长问我，陶铸是你们那儿的？我说我是合肥人，陶铸最后的日子在我们那里，他在合肥含冤病逝，当时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这次是专程来看望老人家。他认真地打量着我，开始露出信任的眼神：“前几天，他的女儿陶斯亮来了。正常情况下，每年的清明节，她家里都会有人来。”一句话触动了我的兴奋点，我有些迫不及待。另一位大约40岁的民警，主动要开车送我一截。我们驰骋于云山中路，几分钟即越过九龙泉和双溪，很快在一个叫“山弯”的地方驻足，他与我道别。我习惯性地整理着服装，摸了摸领口，沿着他所指的方向寻觅前行。

三

做好了继续爬一段山路的思想准备，可才走几步，发现马路北侧竟有一条不宽的清秀的青石路。原来这里有一片独处的小松林，树干掩映之下，有一种清渠幽深的感觉。一转身，踏上去，顿生神圣和凝重。

当我在心里数完30级台阶的时候，迎面一块嶙峋的花岗岩巨石拔地而起，上有行书“松风”二字，隐约还有五指印记。啊是这里？我一愣。墓

碑呢？转向背面，才见两位老人的姓名之后，注着生卒年月。由于石头的凹凸粗糙，而显得有的字迹错落不匀。根本没有墓碑，连起码的照片和生平也没有。那么，老人的骨灰应该是深埋于巨石底座之下了。这样简单？心头一震。与我的想象，形成太大落差。

按照国人的习俗，应该是背靠大山，而他们的名字却是面朝山坡，面对偌大的摩星岭。无疑，在他们眼里，人民是山，人民是父母。俯首甘为孺子牛，一生鞠躬尽瘁，逝去也要与大山融为一体。

这一对革命伴侣，紧密携手，相濡以沫，在同一个战壕，并肩战斗了四十多年，同度忧患，感情弥笃。他们走过枪林弹雨和血色硝烟，不止一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共同迎来了新中国。又勇于担纲，双双南下，同在广东，各自主政一方。受党的委派，建设华南，改善民生，巩固政权，固守着祖国的南大门。他们也非常重视和关心白云山的开发与建设，并立下遗嘱，去后骨灰埋在白云山。

打下了江山，坐了天下，开辟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道路。他们生前属于国家，有过和别人一样的胜利者的幸福和荣誉，更多的则是与别人不一样的坎坷磨难艰辛苦楚，而逝后唯一的愿望，回归白云山，回归粤江，这是怎样的一片纯洁而宁静的人性清溪？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风云变幻，无论处于何种境际，他们都对岭南这方热土一往情深。与岩石、松涛为伍，与大山、平民为伴，他们不会冷清和孤寂。魂归故地，乐得其所。他们实现了遗言。这样的归宿，能够让他们伤痕累累的身心得到一点抚慰！

目睹墓园的坐落和布局，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凝视松风石，我仿佛看到了他们身处逆境时的从容、镇定，刚正、坚毅。我想，唯有虚怀若谷的人，才能心里装着国家和人民。唯有坦荡无私的人，才能无愧于国家，真诚面对人民。唯有伟大的人格和不屈的精神，才能如磐石一般坚定，如大山一般巍然挺拔，如白云一般圣洁。

宁愿化为灰烬，甘为山的土石，也绝不向权贵屈膝：为了真理“斗争到底，绝不屈服。”这是怎样的信念？这是怎样的骨节？人，不就是活一口气吗？

他们一向甘愿对人民俯首称臣，却从未屈服于敌人的屠刀和枪口，坚决站在主义的制高点。面对别人抛出的谜团，单纯的女儿曾经瞬间出现过对父亲过去历史的疑问，而陶铸郑重严肃地回答：“我是宁愿自己的热血洒在地上，也不会做对不起党的事的。”同样，面对眼前政治斗争的扑朔迷离，面对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的无端指责，面对赤膊上阵，

松风石，不正是这种独立人格典范的象征吗？这只掌印，不正是对依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的真切召唤吗？我又开五指，把我的手掌合上去，似乎先辈的大手与我的小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感觉到了垂爱、暖流和力量。

一阵疾风，换来又一阵急雨，把我从幻觉中浇醒，身子一抖，我打了一个寒战。而松风石泰然自若，愈显坚毅、厚重、和润，笑对这点风吹雨打。不是吗？任凭岁月轮回，春夏秋冬，它都傲然屹立，直面炎炎烈日风雨雪霜。这是最后的坚守，永远的坚守！

环视一周，发现整个墓园，看上去总体呈长方形。我迈开步伐量了量，纵长15步，横长17步，以军人正步的步幅75厘米来推算，面积不过140余平方米。纵横相交的角并非直角，而是一截线段，这就构成了实际上的多棱形。大概是从审美角度考虑，或者就是某种不难想象的寓意。沿山一线的边栏内侧，间隔着布置四条长方石凳，左、右的边栏内侧，分别相间着三条石凳。

在这右侧边栏的平面上，呈现着不知是谁写下的“最可爱的书记”几个红色大字。从置于旁边一小瓶红漆和一只排笔来看，才写没几天。我从不同的角度琢磨着这句褒奖之语，好生感动。陶铸、曾志这样一些高级领导人，从未脱离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冷暖需求时刻挂在心上，赢得人民群众的真情爱戴。

去年中央举办了纪念老红军战士曾志百岁诞辰活动，从中我又一次领略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博大情怀。我感受到他们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们把党的事业置于个人生命和家庭之上，他们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

透过这些石凳，我仿佛看到，又一批群众，正围着老领导问长问短拉家常呢。没有上下之分，平等相待，促膝交谈，推心置腹，春风化雨一般。

简约的树木，简易的石凳，简朴的石头，组成了简洁的墓园。这种单纯、质朴和简洁，恰恰反衬出淡泊、崇高和伟大，愈发催人怀想。于能、于功、于品，于德、于磨难，于坚毅，无不堪称国家的精英和脊梁，乃中华民族真正的优秀儿女，杰出代表。哲人、伟人、圣人，大概就是如此吧？

年年清明时，岁岁追思情。我看到了他们的女儿刚刚来过的印迹。“松风”上端右侧横空的树枝上，缠着一根长长的红丝带，应该是陶斯亮及其子女孙辈们亲手挂上去的吧？与“慈母石”的常青藤，相互呼应，缠

绵不绝，寄托着无尽的思绪。“孙辈石”上，红烛的余烬还在，仿佛还在燃烧，如一条飘逸的红领巾，更如一颗坚强的心灵在跳动！

一片匀称的青枝绿叶，张扬在墓坪的上空，一枝一叶，精神抖擞，像忠诚的卫士精心呵护着这方净土，呵护着二位老人。这些树，定然是不败的，常青的。我发现，有三棵树的根是紧紧相连的。看着看着，眼泪止不住又一次涌了出来，也涌出了我的胸臆。

我要表达，我要为他们做些什么。视线扫描连绵的山岭，满坡的葱茏，随风起舞，像过着泼水节一样神采翩翩，叶色有深有浅。我看到，又有一批新栽的稚嫩小树，牙牙学语一般，希望得到我的亲近。有一颗小树上系着的一张空白的白色泡沫小标签，不停地摇曳。我眼睛一亮，趟着泥泞，踏过荆丛，伸手将其取下。随后退至巨石前，在雨伞的掩护下，在这个小标签上，恭恭敬敬地写上两句话：“铮铮气节铸风骨，志在真理著大章。”我的落款为“合肥人拜谒”。

我把胸前的白花卸下，与小标签一起，置于一块便于遮挡风雨的最小的石头之下。然后轻轻地绕园，走来走去，总觉得看不够。流连于五石之间，我的耳边响起了殷秀梅的歌：你为了祖国，共和国选择了你。你心系人民，人民爱戴你。你走过时代的晨曦，你走过了历史的风雨！

在这里，很容易穿越现实。

一步一回头，慢慢道别。走下最后一级台阶时才注意到，出口右侧一角，一块考究的大理石上，标注着如下文字：“松风，寓意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同志生前高度赞誉的松树的品格……”看来，是把此处作为一个重要景点介绍的。

以“松风”二字抛头露面，却把两个伟大的名字隐于其后。这与他们的身份、特殊的经历和特别的贡献相比，是不对等的，从感情角度来说不免有些遗憾。而这恰恰是陶铸所倡导的松树的风格，“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的人甚多”，即使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任何时候，他们都躬身践行淡泊名利、全身奉献的节操。

四

即将离开墓园的时候，颇有些幽幽不舍，觉得不能就这样匆匆作别，想着想着，不知不觉折回头，重上台阶，又一次端详著名书法家吴作人亲笔书写的“松风”二字，心中涌动的不只是敬意，更有赤诚的信念、直面逆境的勇气和愉悦人生的诗情画意。我想，满山傲立的岩石和松树，不正是两位老人永久的化身吗？他们以骨气连接地气，以热血滋润土地，以生

啊。实在是悲剧！

好在历史最终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真理战胜了荒谬，告慰了亡灵，也晓谕了后人。教训竟是如此惨痛，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每读散文《松树的风格》以及陶铸所赞美的“岩石的坚定性”，总是受到强烈感染。其实，作者本身不正是白云山的大美散文吗？他们就是共和国绚丽而不朽的诗篇。这样的名篇，必将教育和感召一代又一代人。

我想到了“晚望亭”那副对联，实在意蕴深长。想到“能仁古寺”里的那两句点化，更是大彻大悟。这些哲理性的经典妙语，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正是给予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最高觉悟者，最恰当的历史性鉴定。如果还不够的话，那么陈毅元帅的那首小诗，是不是可以作为更好的补充？“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难道不正是对陶铸、曾志的伟大品格最生动地诠释吗？

“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陶铸的最后陈辞，掷地有声，余音不绝，响彻寰宇，震撼中华大地，仿佛依然在人们耳边回荡。

我又想到自己昨天的谬误，想到那位老人，指给我的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可恰恰让我枉费工夫。事实又一次证明，方向不对，热情愈高，谬误愈多。反思起来，两天的行程，犹如一部革命先辈们走过的和血带泪的历史，恰似共和国曾经走过的一段弯路。

记得海明威说过：“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是啊，有的人即使活着，也只能是龌龊灵魂或丧失了灵魂的躯壳，有的人即使躺下了，也比别人站着还高。

五

风小了，雨停了，白云山露出了美丽的容颜，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青草味和鲜花、泥土的芳香，果然又是一年芳草绿，又是一年桃花红。春风吹醒了大地，花卉竞相绽放。悬崖、林间及花丛下发出的雨后的滴答声，伴着山涧的流水声，构成一部婉约而激扬的民族乐章。只见一群鸟儿扑棱着翅膀，发出“啾啾”的叫声，欢快地向着刚刚露脸的太阳飞去。踏青赏花的男女老少，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冒了出来，追逐嬉戏，笑语欢声。大家纷纷在海拔 382 米的主峰摩星岭下的山顶公园留影，留下一组组永不褪色的记忆。

悠悠漫步。眼前的一泓清泉，映出连绵的白云，宛如升腾着袅袅白雾。一瞬间，我不知是走在天上，还是游荡在湖里？这里的空气和每一幅生动的图景，无不叫人陶醉。